

站在抗联老区的的大地上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追寻抗联精神大型系列报道⑫

黑龙江日报、黑龙江省老区建设促进会共同主办

2015年8月7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滕嘉瑞(0451-84696877)
执行编辑: 贾 晶(0451-84652889)

“满洲人民与军队的经验，大家知道了。中国军队不能消灭，这是肯定的。”
——毛泽东

核心提示

在红色抗日武装中，抗联是被国人了解最少的一支。这是一支没有稳定补给的部队，却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军营文化，其独特的军服、军帽、军旗甚至军衔条例，时至今日依旧能让人一眼就认出；这又是一支悲壮的部队，被切断了与中央的联系，到延安的路比到莫斯科还远，拿到一本《论持久战》是中文译成英文，英文译成俄文，俄文再译成中文的；战士们所用的武器更是五花八门，从产地上讲是“万国造”，从年代上更是囊括冷兵器、简易火器和现代武器。然而就是这样一支简陋的部队，却极大地牵制住了拥有“皇军之花”美称的现代化日本关东军。如此不对等的较量，在人类战争史上都是罕见的浓墨重彩的一笔。

武器 残枪钝弹搏命杀敌

□本报记者 那可

源源不断的武器装备供应是一支部队发展壮大的根本保障，也是御敌自保的最基本需求。有军事专家讲：战争，尤其是现代战争，拼的就是武器装备和后勤保障。然而抗联部队自诞生之日起，就孤悬敌后，在没有国家一颗子弹一粒小米支援的情况下，坚持游击战争。脍炙人口的《游击队之歌》，向我们描述了游击战争的情景。“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但抗联部队的斗争中，却少有歌声里的轻快、流畅，为了保家卫国，早日将日寇赶出中国，哪怕只是为了获取打击敌人的一杆枪、一颗子弹，抗联部队都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东北烈士纪念馆馆长主任介绍，东北抗联的武器装备按时间阶段划分，有四大来源，每一时期的斗争都有鲜明的特点。这些多数都堪称不上一精良的武器，在东北战场上谱写出了一曲不屈的战歌。

夺枪

负主任介绍，江桥抗战后，东北人民就开始了长达十四年的反日斗争。武装斗争的初期阶段，是革命队伍武器匮乏期。在对敌作战中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并夺取敌人武器装备是抗联部队的最大军事目标。几乎每一支抗联部队都经历了“夺枪斗争”这个特殊时期。在当时极度恶劣的政治、经济及自然条件下，部队的给养、弹药来源特别困难，经常处于弹尽粮绝的困境。

但是，广大抗联将士以饱满的热情和乐观的态度反抗敌人的围追堵截。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档案记载：“杨靖宇等抗日意识坚强之干部、党员，团结一致，抗拒严峻之军警讨伐，利用讨伐之漏洞，断然袭击部落、警备机关，疯狂奔走于抗日前线，夸口说：‘日本实为豆腐军，满军乃供应我军武器弹药之部队’。”这番出自日记档案的记录，不但真实地道出了抗联部队武器装备的主要来源，而且达到了“在战略上藐视敌人”的作用。



东北抗联第三路军军帽。北安博物馆提供

□本报记者 那可

今天我们看到的抗联后代，每逢盛大节日，都会穿着苏联红军式样的军服出席活动。早期的苏联红军在人们心目中，是保尔·柯察金身披军大衣，头戴布琼尼帽，跃马扬刀冲向敌人的形象。我们的抗联部队也会是这样吗？很多史料都表明，当时的东北抗联确实曾经拥有苏联红军式样的军服。据说这是一些在苏联生活和战斗过的抗联领导人的建议。这样的服装也比较适合东北寒冷的气候，目前可确认使用过这种军服的部队，主要是赵尚志领导的抗联第三军、第六军。在被服厂工作过的老战士李在德，提到过1935年前后抗联不仅有统一的制服，军帽还是特意学的苏联布琼尼帽，1935年北满省委冯仲



北安博物馆内抗联战斗场景的模拟蜡像。本报记者 万冲摄



北安博物馆收藏的抗联战士用过的大刀、步枪。本报记者 那可摄



捐买

为了更加有效地开展对敌斗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联队伍采取各种积极有效措施进行武装建设。除了在战斗中大量缴获敌人武器装备外，还在广阔的游击区内大力进行抗日宣传，争取民众支持，团结一致，共同抗日。

1932年10月，中共汤原中心县委在满洲省委巡视员冯仲云帮助下，成立“红三十三军汤原游击队”。但因缺乏经验，夺到的枪支支土匪全部劫走，随后，县委利用党员和部分群众的捐款买枪10余支，于1933年1月再建游击队。1936年6月上旬，赵尚志率抗日联军来到宾县境内扩展根据地，部队驻扎在三岔河。为动员地主大户支持抗日，联合军司令部在三门寨家召集群众会议，号召广大人家献枪、献子弹，有钱出钱，有物出物，打击日本侵略者。经过动员，多数地主大户都开明大义，

自产

抗联的干部战士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武器效能，获取更大胜利，想了很多办法，甚至在

戴布琼尼帽的抗联

云、夏云杰等领导来到被服厂商定做军帽。战士们就仿照苏联红军的样式做了一顶给领导看，领导看过确认说就是这样子，以后我们就给部队做这样的帽子。

据东北抗联老战士李敏回忆：1939年夏，李敏所在部队在黑龙江边乘船撤至江心时，被日军炮火击中。在船体渐渐沉没的危险时刻，连队副指导员让所有人员都站在船板上高唱国际歌，并把佩戴红军帽的女战士放在第一排，以引起对岸苏方人员的注意。奇迹真的出现了，不多时，苏方派了一艘机动船，将东北抗联人员接到岸上安置下来。在那个充满激情的年代，红色标志是双方最直接有效的交流媒介。李敏老人说，相比于军衣，军帽更难制作。老等山被服厂，为了赶制第二批西征队员的服装，罗北县委书记王永昌带着交通员马福东为部队送布料。由于运来的布匹颜色不一，战士们就用柞树皮加艾蒿染成了土黄色，用锅底灰染成土灰色。在裴成春的指挥下，李敏等战士胜利完成

了缝制衣服、背兜、子弹带和腿套的任务。可没有红布，帽子上的红五星没法做，李敏和裴大姐一起上老等山北面的树林里，剥下红色的桦树皮剪成红五星发给战士。

汤原县党史研究室主任邹志光向记者介绍，1937年夏天，抗联第六军打下了汤原县城，缴获了一大批军用布和藏青色的布料，送到抗联第六军的帽儿山密营被服厂赶制成过冬的棉服和棉军帽。没有染料就用树皮加水煮染，将白布染成土黄色制成军服。当年六军的被服厂制作的军服基本上就是两种颜色，即军绿色和用树皮染的土黄色。军帽是由六片布拼成的，前面带舌，上面红星和顶部有一个突出3厘米高的“疙瘩”，顶部露出一个红尖。被服厂还用从山上猎民那里收购来的兔皮制作过军、师、团的军旗和子弹袋、机枪套、帐篷、挎包等军用品。但后期抗联部队条件极为艰苦时，抗联战士更多的服装是从日伪军手里缴获或者从敌军尸体上扒下来的大衣和马靴。

战斗中进行发明创造。较为典型的战例是赵尚志指挥的“木炮打滨州”。这门大炮用湿柳木包着一根粗铁管制成。炮身长约六七尺，炮口内径约半尺多，外面用五道铁箍紧紧箍住，并用粗铁线一道道缠好。该炮能装十多斤火药、三四十斤碎铁及大秤砣等物。这尊木炮在战斗中发挥了巨大威力。

东北烈士纪念馆藏有一门年代久远、锈迹斑斑的大土炮，俗名“大抬杆”。铁木结构，全长119厘米，宽18厘米，口径8厘米。它其实是一种大口径火药枪，以碎铁为弹丸，具有较大杀伤力。1939年秋，抗日义勇军连长谷振亭率部在珠河县乌吉密老龙头山与装备精良的日伪军遭遇。在激烈的战斗中，谷连长和战士们毫不畏惧，用这门大炮猛烈地轰击敌人，击毙日军少尉及以下士兵数人。

为了适应作战需要，东北抗联部队不但在战斗中制造简易兵器，还在后方密林中建立了自己的兵工厂。大荒沟兵工厂和七星砬子兵工厂作为典型代表为支援前方部队有力地打击敌人做出了巨大贡献。

苏制

由于东北地区与苏联接壤，且共同担负着反法西斯的斗争使命，这样的便利条件使身处险境的抗联部队加强了与苏联的联系，并通过各种方式不断获得中共驻共产国际的支援。在斗争形势比较险恶的情况下，中苏边境成了保存革命力量的重要生存通道，抗联部队多次到苏联境内休整，并获得苏军的装备支持。

抗联部队进入苏联境内被编入苏军建制后，武器装备按苏军步兵建制配发。为使手中武器发挥最大效能，周保中在1941年2月20日下达的训练文书中明确指出：“我们要知道，战斗的要点在于消灭敌人，保存自己，达到战胜的目的。无论现在兵器如何发达，步兵作战仍居主要地位，而步兵最有效的战斗手段是依靠射击……尽心瞄准和实弹射击，将自己培养成神枪手。”

图为7月1日，报道团记者在上甘岭区老钱拒敌斗遗址采访。 本报记者 万冲摄

抗联兵工厂

□本报记者 那可

汤原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邹志光向记者介绍，位于我省抗联密营内的兵工厂，多数较为简陋，仅能进行简单的枪械装备维修。当年可以成规模生产弹药的只有抗日联军第三军和第十一军在七星砬子山密营的七星砬子兵工厂。

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老战士张凤歧在1963年回忆到：七星砬子兵工厂里有三台旋床子，一台镜面床子，一台综合床子。有的是以柴油机为动力，也有用手摇的。建厂时从沈阳来了十八名工人，算守卫的共有百余人。这个兵工厂除制造子弹外，还能造冲锋枪和手枪。冲锋枪的样子是仿造捷克机枪，只是使用的子弹不同，它是打匣枪子弹。工厂的任务是以修理为主，修理缴获敌人的枪支，用铁轨以及火车皮、炮弹皮等为原料。解放后，在这个工厂里还收集到一千八百多件文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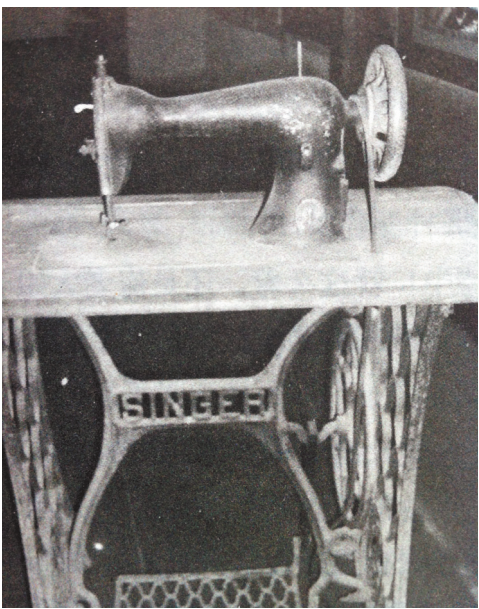
1937年，敌人发现七星砬子山里有抗联密营，便加紧进行破坏。由于叛徒告密，当年秋天，驻守集贤镇的日伪军400余人向七星砬子进攻。抗联守备部队与敌人展开激烈战斗。为了防止损失，工人们将机器拆开埋藏起来，或转移到其他地方。战斗结束后，工人又把机器安装好，恢复了生产。他们把从敌人手里缴获的手榴弹打开研究，试制出一种杀伤力很强的新式瓜形手榴弹，供部队使用。就这样，日伪军多次对兵工厂进行破坏，但每次都遭到守备部队的沉重打击，兵工厂一直坚持生产。

1938年2月，十一军的一个司务长、一个排长出去买东西被捕叛变，领着敌人进攻七星砬子，使这个兵工厂遭到破坏。但在这之前，兵工厂主要部分已经转移了。

1939年初，日寇为摧毁七星砬子兵工厂，调集了3000多日军向七星砬子发起猛烈进攻。守备兵工厂的80多名战士、工人同日军进行了顽强的战斗。日军靠强大兵力，昼夜不停地从山下向山上进攻。我方守军奋勇反击敌人，战斗持续3天3夜，日军趁抗联战士疲惫之机偷袭，从两面夹击登上了七星砬子山。残暴的敌人最后竟施放毒气，守备兵工厂的战士、工人在战斗中全部牺牲，兵工厂惨遭破坏。



北安博物馆内抗联兵工厂的实物展示。本报记者 陈贺摄



在四块石山附近挖出的抗联第六军第四师被服厂使用过的缝纫机。北安博物馆提供

记者手记

最悬殊的搏斗

□那可

“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行军打仗的部队，拥有合适的武器装备，是获得胜利的必然条件，精良的武器装备甚至可以左右战争的胜负。然而在70年前的这场现代化战争中，东北抗日联军却是一支始终没有标配武器、没有后勤补给的部队。抗联与日伪军的战斗，堪称是现代战争史上最悬殊的搏斗。采访期间，我一直留心任何关于抗联武器装备的实物和记录，希望借此“真刀真枪”地“触摸”那场战争。

最开始吸引我的，是北安博物馆里两把大刀，刀身已经锈得发黑，只轮廓上还显示出大刀的粗犷外形。博物馆副馆长边瑾说，这就是抗联战士们真正用过的武器。不同于29军大刀队血战喜峰口，用大刀的战斗，抗联战士既没有留下战绩也没有留下名字，只知道他们在国破家亡时，哪怕手里只有大刀、长矛这样的冷兵器，也要加入抗联打鬼子。

再看抗联用过的枪支，木制的枪托已经腐烂殆尽，剩下铁制的枪杆还挺立着，寒酸的外表甚至已经分辨不出是哪国的“产品”。东北烈士纪念馆研究部主任于文生说，用上步枪的抗联战士已是幸运，要知道战士们最先用的是射程只有百十来米打猎的土炮、土火枪。还有一个战士需要背好几把枪的情况，因为子弹也是捡来的，不知道能用在哪支枪上。

与枪相比，子弹对抗连部队更珍贵，老战士李敏回忆，弹药的使用有着严格的限制，打出去多少子弹，都要捡回来。在山林里战士们宁愿饿着肚子，也不能用子弹打野猪、打抱子。因为留着一颗子弹，就有机会打死一个日本兵。在抗联“兵工厂”还在生产的时期，战士们把变形的弹壳尽量修复再装上子弹。不过这些子弹很容易成为哑弹，打不出去。由于缺乏保养器材，抗联战士手里的枪很多都生满了锈，要不断地擦拭。短兵相接时最为残酷，如1938年冬锅盔山一战，抗联部队遭到围困，敌人用刺刀，抗联战士只能用枪托，因为抗联的俄制或捷克制步枪大多没有刺刀。

1945年10月，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彭真曾说过，东北抗联14年的抗日游击战争与两万五千里长征、江南三年游击战争同样艰苦卓绝，可歌可泣，是中国革命的“三大苦事”之一。

记者认为，抗联所遇到条件之艰苦，敌我力量反差之大，在红色抗日武装中当属最苦。然抗联战士并没有因困境发出“有心杀敌，无力回天”的慨叹，司马迁曾描写李陵“转斗千里，矢尽道穷，士张空拳，冒白刃，北首争死敌，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李陵率军，力尽被俘，杀敌数倍，固无可指责。然抗联将士，力竭不屈，甘洒热血，却又是古人所不及，所谓民族英雄，舍此谓谁？

本版相关资料由李勃提供